



郑逸梅 与侦探小说

◎祝淳翔

1922年6月1日,由施济群创办的《新声》杂志最末一期(第10期),刊有郑逸梅署名的短篇侦探小说《毒钮》。小说故事发生在纽约,主人翁宛如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原型约瑟夫·贝尔,亦为医界泰斗,名叫萨司·倍痕脱,此人学识淹博,诊病如有神助。某日,叙述者造访倍医生,遇见一个叫葛时罗的医生仓皇来访,称其被控以水银毒害病者非瑞德,遂与之驱车同赴长岛访非。病人是个富有的守财奴,住在式样古怪的老屋中,衣冠褴褛,身子佝偻,一口黄牙,臭气熏人。众人进入卧室,其终日幽黑如地狱。此人自述有一个表弟倍尔麦住在雅典,赠给他三枚外形特殊的纽扣,经倍痕脱细加观察,乃是由一种植物类象牙所制,内部中空,实以汞粉和蛇齿蛛丝等毒质,“汞得体热渐渐蒸发,自皮肤入内脏则人殆矣”。案子不难破,说白了,就是住在国外的表弟觊觎富有的表兄,赠其特制的能挥发毒水银的纽扣,意欲谋财害命。

小说人物既然都是外国名字,是否可遽断为翻译小说呢?似不可。郑氏在《翻译小说谈》文章开头述及,清末小说多半译自西洋,有的从日文小说转译而来,“还有明明是一部创作,为迎合潮流计,故意托为翻译,谈些很隔膜的异域事物,风尚如此,很是可笑”。不过话说回来,《毒钮》倒的确是一篇翻译小说,理由很简单,因为别人也曾翻译过,篇名《毒钮》,刊于1922年3月19日出版的吴县《木铎周报》132期,标注为“华吟水译”。这里不妨录其开头一节:“著者曰:人谓医生乃最有力之侦探,旨哉斯言。医生三特司·裴痕脱素负时誉,齿德既尊,学亦淹博,足称医界泰斗。常凭学理,诊断病症,百无一谬,名重橘林,洵非幸得者。予虽好弄笔墨而于裴之事迹曾未道其一二,兹盖破题儿第一遭也。”揆诸郑译,其中也有“谚云,医生乃最有力之侦探”的话,二者吻合。可惜很难探知原著及作者了。

华吟水是郑逸梅读草桥中学时的同学,并同为范烟桥组织的同南社社友,一起“风雨芸窗,相互切磋”,终成好友。华氏毕业后服务商务印书馆数十年。翻阅《郑逸梅日记》,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两人的互访聊天记录很多。尤其是1954年7月末8月初,郑为给独子完婚,而需添置器物、修葺屋舍,还曾向华借过钱。可见关系之密切。

1927年,郑逸梅还应程小青之约,为其主持的世界书局标点白话版《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》翻译了三篇:《最后问题》《同姓案》和《堕溷护花录》。他多年后忆及,“鄙人读了十多年的英文,完全荒疏掉了,翻译起来动辄要检字典,反觉比了创作更为费力”。



《睡美人》

插图选(1)

赫伯特·科尔 绘

王子看见睡
得正香的公主。



忠信堂饭庄

◎苏来曼

中央公园“聚餐会”合影,乃陈西滢旧藏,经陈子善等人辨认,影中之人为陈西滢、胡适、林语堂、陶孟和、凌叔华、丁西林、郁达夫、周作人,以及另一知名者。在比对郁达夫事迹以后,陈子善将合影拍摄年月限定在了1923年末至1924年初和1924年末至1925年年初两个时段。又因此中“至少有六位都是北京现代评论社成员”,遂先入为主地认为“这显然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坛一次较为重要的聚会,与现代评论社的活动有关”,继而在周作人日记之中找出“大致符合人数九位、时间冬天、地点来今雨轩附近和现代评论社同人这些要素的”两条记载,一为1924年2月2日“午至来今雨轩聚餐,共九人”,一为1925年1月30日“午至忠信堂赴现代评论社约餐”。只是前者“似乎早了一点,其时现代评论社似尚在酝酿中”,后者“人数不明,忠信堂是否在中央公园里,也不明”。

但据陈子善编《郁达夫游记》,其中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谈到,“当时宣武门外的忠信堂正在流行”,而梁实秋又说,“西长安街的忠信堂是北平唯一的有规模的闽菜馆”,无论是旧址或新址,均不在中央公园之内。1923年,这忠信堂开张之时,“名称颇为奇特”,因而有好事者“详加调查”,乃知“其掌灶者为宣统帝之御厨头,宣乎开张以来其门如市,而座上客尤以前清官僚为独多”。尤其是郑孝胥,到过不下十次,1925年,“扈从”溥仪迁驻天津之后,更是其天津分庄的常客,多至三四十次。在他看来,忠信堂之命名惟其主人名郑大水,“盖取《家语》‘忠信涉水’之语”。

而周作人在忠信堂饮宴的次数也不少。至于鲁迅,据邓云乡统计,其日记著录了酒肆六十五家,却未见忠信堂,或可归入“未记下店名”之例。但鲁迅对闽菜并无好感,即便盛名如小有天饭馆,“肴皆闽式,不甚适口,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”。

何以成诗: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
[美]田菱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技术封建主义
[法]塞德里克·迪朗 著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古典与现代:民国大学的潮与岸
沈卫威 著
团结出版社

作者借助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,对嵇康、孙绰、陶渊明、谢灵运以及兰亭诗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,探讨了它们与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,乃至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论语》等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。

本书探讨了数字技术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它如何重塑权力结构、经济关系和社会动态,具体剖析了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之间有何关系、利润动机和数字流动性如何相互作用、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是否正在发生变化等系列问题。

作者以民国时期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——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,和胡适、傅斯年、吴宓、胡先骕、卢冀野等代表性人物的文学理念、文化思想差异及其演变为研究对象,试图重返民国文学思想和学术研究现场,展示、把握民国文学与学术演进的脉络。

《志摩的诗》初版重印

◎霍加圣

唐弢书话里有一则《线装诗集》,说的是线装本的新诗集。其中提到一九二五年问世的《志摩的诗》初版线装本:“用四号仿宋字排印,相当于三十二开本,北新书局出版……后来由新月书店改版重印,易为洋装……”这本书原是自费出版,由上海中华书局代印,没有版权页。唐弢写成“北新书局”,或是笔误,或是记忆出错。

《志摩的诗》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,后来多次重印,但所据大都是

新月书店改版本。根据线装初版复制重印的,仅有两种:一收入西泠印社二〇〇四年的“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”,一为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复印本。两种均系影印本,不同的是:前者按丛书统一大小尺寸,内页以照片形式呈现,后者则按原大小尺寸复制;前者未标明印数,后者仅印五百册。

我是在海宁徐志摩旧居参观时,从纪念品专柜购得浙江古籍本。与



原书相比,新增了函套,封面题签上手写的书名改成了印刷体。

该书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复制,扉页上徐志摩题赠张幼仪的手迹也照样影印了:“幼仪,这小集是我这几年漂泊生涯的一帖子果实,怕没有熟透,小心损齿!志摩 九月 上海。”徐志摩与张幼仪于一九二二年“笑解烦恼结”,这段题词写于一九二五年,两人似是“解怨释结,更莫相憎;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”了。